文章编号:1009-9603(2021)02-0109-10

DOI:10.13673/j.cnki.cn37-1359/te.2021.02.014

天然气泡沫体系流度控制能力影响因素

闫立伟^{1,2},宋智灵^{1,2},杜朝锋^{2,3},李文宏^{2,3},韩利娟^{1,2},赖南君^{1,2}

(1.西南石油大学化学化工学院,四川成都 610500; 2.低渗透油气田勘探开发国家工程实验室,陕西西安 710018;3.中国石油长庆油田分公司勘探开发研究院,陕西西安 710018)

摘要:大量现场应用发现,泡沫驱作为一种有效提高采收率的方式,合适的注入参数可使其最大程度地发挥泡沫的 流度控制能力。选取 APG-10 为起泡剂、DG 为稳泡剂、天然气为气相制备天然气泡沫。对起泡剂质量浓度、稳泡剂 质量浓度、天然气泡沫注入流速、天然气泡沫体积分数、含油饱和度5个因素,设计正交试验,确定最优天然气泡沫 体系配方及最佳注入参数。分析不同因素对流度控制能力的影响;引入标准偏差描述驱替过程中阻力系数的波动 幅度;探究最佳注入参数在不同渗透率地层中的适应性。在渗透率为100 mD 的多孔介质中,最佳注入参数为6000 mg/L APG-10+400 mg/L DG;当天然气泡沫体积分数为70%,天然气泡沫注入流速为4 mL/min时,天然气泡沫 的流度控制能力最强,阻力系数为57.04。在渗透率适应性研究中,多孔介质渗透率在3000 mD 以内时,随着渗透 率增加,天然气泡沫流度控制能力增强。

Influencing factors of fluidity control ability of natural gas foam system

YAN Liwei^{1,2}, SONG Zhiling^{1,2}, DU Zhaofeng^{2,3}, LI Wenhong^{2,3}, HAN Lijuan^{1,2}, LAI Nanjun^{1,2}

(1.College of Chemistry and Chemical Engineering, Southwest Petroleum University, Chengdu City, Sichuan Province, 610500, China; 2.State Engineering Laboratory of Low-permeability Oil & Gas Reservoir 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Xi'an City, Shaanxi Province, 710018, China; 3.Exploration and Development Research Institute of Changqing Oilfield Company, PetroChina, Xi'an City, Shaanxi Province, 710018, China)

Abstract: Foam flooding, as an effective way to improve oil recovery, has been widely used in major oil fields in China. It is found from numerous field applications that suitable injection parameters can give the fluidity control ability of foam flooding to full play. APG-10 was selected as foaming agent, DG as foam stabilizer, and natural gas as gas phase to prepare natural gas foam. Orthogonal experiments with regards to mass concentration of foaming agent, mass concentration of foam stabilizer, injection flow rate of natural gas foam, volume fraction of natural gas foam, and oil saturation were designed to determine the optimal formula of natural gas foam system and the best injection parameters. The influence of different factors on the fluidity control ability was analyzed. The standard deviation was introduced to describe the fluctuation range of the resistance coefficient during the displacement. Further, the adaptability of optimal injection parameters in formations with different permeability was explored. In the porous media with a permeability of 100 mD, the optimal injection parameters were 6 000 mg/L APG-10+400 mg/L DG. When the volume fraction of natural gas foam was 70% and the injection flow rate of natural gas foam was 4 mL/min, the fluidity control ability of natural gas foam was the strongest and the resistance coefficient was 57.04. In the study of permeability adaptability, when the permeability of porous media was within 3 000 mD, the fluidity control ability of natural gas foam grows as the permeability increases.

Key words: foam flooding; fluidity control ability; alkyl polyglycoside; injection mode; permeability

通信作者:赖南君(1979—),男,四川仁寿人,教授,博导。E-mail:lainanjun@126.com。

收稿日期:2020-11-24。

作者简介:闫立伟(1982—),女,黑龙江哈尔滨人,副教授,博士,从事油气田化学研究。E-mail:yanliwei@stu.swpu.edu.cn。

基金项目:低渗透油气田勘探开发国家工程实验室开放基金"天然气泡沫研究与评价"(2019DE0101),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两亲 磷酸锆纳米材料改善低渗透油田注水效果研究"(51674210)。

中国大部分油田经过半个多世纪持续大规模的开发,已进入高含水开发阶段。油藏层内、层间矛盾突出,储层非均质性强。部分油田还面临高温高盐等恶劣条件,后续提高采收率困难。泡沫驱技术具有良好的封堵能力,对油水、非均质地层具有选择性,可以同时提高波及系数和洗油效率^[1-7],被认为是一项极具发展潜力的三次采油技术。大量的现场施工证明,合适的注入工艺可在多孔介质中产生大量的泡沫,而提高采收率能力与这些泡沫的稳定性相关^[7-11],当泡沫在多孔介质中稳定存在时,可以有效地进行流度控制,扩大波及系数。

目前,关于泡沫流体提高油藏采收率的研究报 道,大部分集中于空气泡沫、N₂泡沫以及CO₂泡沫的 流度控制能力及提高采收率的相关研究,而关于天 然气泡沫的相关性质研究却鲜见。天然气泡沫除 具备空气泡沫、N₂泡沫等泡沫体系的优势外,天然 气在原油中的溶解度高于空气和N₂等气体,天然气 泡沫在发挥流度控制作用的同时,其内部的天然气 会在地层压力的作用下溶解于原油中,提高原油流 动性;且天然气中的烃基与起泡剂中的烃基部分相 似,使其更容易起泡^[12]。

烷基糖苷(APG)是一种新型的非离子型表面活 性剂,主要是通过葡萄糖和脂肪醇脱水合成的^[13]。 由于APG具有较强的去污能力和较好的生物降解 性,因此具有广泛的应用前景,如家用洗涤剂、日化 用品、纺织工业等。20世纪90年代,APG首次应用 于石油工业,现已逐渐发展为提高采收率技术中的 重要体系。定优胶(DG)是由鞘单胞菌分泌的微生 物多糖^[14],在高温高盐中具有良好的稳定性,自身 属于高分子多糖,分解产物无公害,有望作为一种 环保型驱油剂。

以中国西北部某油藏地层条件为例,以APG-10为起泡剂,天然气为气相,DG为稳泡剂,制备天 然气泡沫。选取起泡剂质量浓度、稳泡剂质量浓 度、天然气泡沫注入流速、天然气泡沫体积分数、含 油饱和度5个因素,设计正交试验。通过正交试验 选出最佳配方及最佳注入方式,并分析5个因素对 流度控制能力的影响,以探究最佳配方及最佳注入 方式对不同渗透率地层的适应性。

1 实验准备

1.1 实验材料与仪器

实验材料包括:起泡剂 APG-10,来自上海洪帆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G 作为稳泡剂,来自山东丰泰 生物有限公司;原油取自中国西北部某油藏(经脱 水及脱气处理),25℃密度为0.823 g/cm³,25℃表观 黏度为6.58 mPa·s。模拟地层水的配制以西北部某 油藏采出液为准,其中NaCl,BaCl₂,CaCl₂,MgCl₂的 质量浓度分别为74.76,2.01,19.76,3.14 g/L,总矿化 度为99.67 g/L,均购自成都科龙试剂厂;蒸馏水为实 验室自制。如无特殊说明,所用溶液均采用模拟地 层水进行配制。岩心为方形,其长、宽、高分别为 30,4.5,4.5 cm,主要成分为石英砂,利用胶结剂胶结 而成,根据不同渗透率的需要对石英砂和胶结剂的 用量以及压制压力进行控制。选取26根渗透率约 为100 mD的岩心;此外选取9根渗透率不同的岩 心,其渗透率分别为8.09,63.69,127.4,339.7,566.2, 727.9,1019.8,2183.8,2843.9 mD。天然气取自中 国西北部某油藏,甲烷含量为95%。

实验仪器包括:岩心夹持器,长度为50 cm,口 径为4.5 cm×4.5 cm,由海安石油仪器公司生产;气 体流量控制计,流速为0~5 mL/min,工作压力为0~ 10 MPa,最小调节流速为0~05 mL/min,由北京七星 华创公司生产;平流泵,流速为0~9.99 mL/min,最高 工作压力为42 MPa,由北京星达科技公司生产;活 塞容器,容积为500 mL,最高耐压为32 MPa,由海安 石油仪器公司生产;高温烘箱,工作温度为30~ 250 ℃,由海安石油仪器公司生产;回压阀,调节压 力为0~20 MPa,由海安石油仪器公司生产;手摇泵, 加围压及回压时使用,由海安石油仪器公司生产。

1.2 实验方法

1.2.1 天然气泡沫体系确定及流度控制能力分析

考虑到起泡剂质量浓度、稳泡剂质量浓度、天 然气泡沫体积分数、天然气泡沫注入流速以及含油 饱和度5个因素对天然气泡沫体系的影响,设计正 交试验,每个因素各含5个水平(表1),以确定天然 气泡沫体系最优配方及各因素对体系流度控制能 力的影响。

表1	天然气泡沫体系流度控制能力正交试验设计
Fable1	Design of orthogonal experiments on fluidity control
	ability of natural gas foam system

			0		
水平	起泡剂 质量浓度	稳泡剂 质量浓度	天然气泡 沫注入流速	天然气 泡沫体积	含油 饱和
, 1 . I	(mg/L)	(mg/L)	(mL/min)	分数(%)	度(%)
1	500	0	1.0	50	0
2	1 000	100	2.0	60	10
3	2 000	200	3.0	70	20
4	4 000	300	4.0	80	30
5	6 000	400	5.0	90	40

开展物理模拟实验(图1)对天然气泡沫体系流 度控制能力进行研究。实验步骤为:①将称量干重 的岩心装入岩心夹持器中,采用手摇泵为其加围压 至7 MPa。②以2.50 mL/min的流速向岩心注入模 拟地层水,直至夹持器尾端出液且驱替压力达到平 衡,记录平衡压力,并根据Darcy公式计算岩心渗透 率,其表达式为:

$$K = \frac{Q\mu L}{A\Delta p} \tag{1}$$

③取出岩心称量湿重,计算岩心孔隙体积,其表达 式为:

$$PV = \frac{m_1 - m_0}{\rho} \tag{2}$$

④根据设定的含油饱和度,以0.5 mL/min的流速向 岩心内注入一定体积的原油,达到目标含油饱和度 后停泵,关闭岩心夹持器两端阀门,在70℃环境下 老化24 h。⑤开启岩心夹持器两端阀门,开启高压 天然气气瓶阀门,根据实验方案调整气体流速,以 某一天然气泡沫注入流速以及天然气泡沫体积分 数向岩心注入天然气泡沫体系,直至最终驱替压力 平稳,记录天然气泡沫体系的驱替压力,计算天然 气泡沫体系的阻力系数,其表达式为:



1.2.2 最优体系和最佳注入参数的验证实验

通过以上正交试验获得最优体系和最佳注入 参数,选用渗透率约为100 mD的岩心,对最佳组合 方案的正确性进行验证。实验步骤为:①—④与物 理模拟实验步骤中的①—④相同。⑤开启岩心夹 持器两端阀门,开启高压天然气气瓶阀门,以2.80 mL/min的流速注入天然气,同时以1.2 mL/min的流 速注入天然气泡沫体系,直至最终驱替压力平稳, 记录天然气泡沫体系的驱替压力。⑥待驱替压力 平稳,以4 mL/min的流速注入地层水,测量水驱压力。

1.2.3 渗透率对天然气泡沫体系流度控制能力的 影响

选取9根渗透率为1~3000 mD的岩心,研究渗 透率对天然气泡沫体系流度控制能力的影响。实 验步骤与最佳组合方案正确性验证实验步骤相同。

泡沫在孔隙中的运移过程可以基本分为4个阶 段:暂时性封堵、孔喉处积聚、变形以及突破。泡沫 对于孔喉的暂时性封堵是随机发生的,这可以被视 为由 Jamin 效应产生的附加压力。当泡沫在孔喉处 的封堵暂时稳定后,泡沫流体的流动暂停,由于后 续驱替流体继续进入,使得局部的流体压力上升, 泡沫在孔隙喉道处积聚起来,在驱替压力的作用 下,泡沫克服狭窄孔喉的毛细管力(驱替压力达到 局部极大值)得以变形通过,导致局部压力骤降。 此外,若泡沫液膜强度不足,导致泡沫在通过孔喉 过程中液膜将会破裂,或若干个泡沫重新组合为单 一泡沫,也会导致局部的驱替压力下降。泡沫在孔 喉处的积聚和封堵是泡沫流体在多孔介质中建立 阻力的前提条件,是后续注入流体转向进入未波及 区域的驱动力。泡沫在孔喉中封堵的几率决定注 入压力的波动次数,注入压力的积聚决定压力波动 的峰值,而压力波动的峰值可以视为泡沫在孔喉中 突破的临界压力梯度。为了衡量泡沫驱替过程中 压力波动的幅度,采用高次多项函数对注入压力曲 线进行拟合,根据拟合函数得到驱替过程中的拟合 阻力系数,将拟合值与实际值之间进行减法运算, 最后采用标准偏差(σ)对差值进行统计计算,其表 达式为:

$$\sigma = \sqrt{\sum_{i=1}^{n} (x_i - \bar{x})}$$
(4)

泡沫驱过程中驱替压力的波动是Jamin效应的 宏观表现。Jamin效应的强弱及发生频率决定了泡 沫驱流度控制的效果,通过标准偏差定量衡量驱替 过程压力等数据的离散程度,在一定程度上衡量驱 替过程中Jamin效应的强弱。标准偏差越大表示数 据分布离散程度越大,Jamin效应越明显。

2 实验结果分析

由正交试验结果(表2)及每个因素的极差(表 3)可知,不同因素对于天然气泡沫流度控制能力影 响由大到小依次为稳泡剂质量浓度、含油饱和度、

表2	天然气泡沫体系流度控制能力正交试验结果
Table2	Results of orthogonal experiments on fluidity control
	ability of natural gas foam system

			0			
	天然气	起泡剂	稳泡剂	含油	天然气	
它加	泡沫体	质量	质量	饱和	泡沫注	阻力
戸グリ	积分数	浓度	浓度	度	入流速	系数
	(%)	(mg/L)	(mg/L)	(%)	(mL/min)	
1#	50	500	0	0	1.0	3.11
2#	50	1 000	100	10	2.0	10.42
3#	50	2 000	200	20	3.0	18.26
4#	50	4 000	300	30	4.0	28.69
5#	50	6 000	400	40	5.0	26.94
6#	60	500	100	20	4.0	16.67
7#	60	1 000	200	30	5.0	19.23
8#	60	2 000	300	40	1.0	16.52
9#	60	4 000	400	0	2.0	41.39
10#	60	6 000	0	10	3.0	18.09
11#	70	500	200	40	2.0	12.44
12#	70	1 000	300	0	3.0	37.14
13#	70	2 000	400	10	4.0	47.37
14#	70	4 000	0	20	5.0	24.39
15#	70	6 000	100	30	1.0	18.34
16#	80	500	300	10	5.0	30.37
17#	80	1 000	400	20	1.0	27.79
18#	80	2 000	0	30	2.0	9.32
19#	80	4 000	100	40	3.0	9.94
20#	80	6 000	200	0	4.0	41.20
21#	90	500	400	30	3.0	21.00
22#	90	1 000	0	40	4.0	5.73
23#	90	2 000	100	0	5.0	25.25
24#	90	4 000	200	10	1.0	22.73
25#	90	6 000	300	20	2.0	26.38

	表3	各因素极差分析
Table3	Rai	nge analysis of each factor

因素	天然气泡 沫体积分数	起泡剂 质量浓度	稳泡剂 质量浓度	含油 饱和度	天然气泡沫 注入流速
均值1	17.484	16.718	12.128	29.620	21.206
均值2	22.380	20.062	16.124	25.769	18.082
均值3	27.936	23.344	22.774	22.698	25.883
均值4	23.726	25.428	27.820	19.316	22.452
均值5	20.218	26.192	32.898	14.314	22.560
极差	10.452	9.472	20.770	15.304	10.234

天然气泡沫体积分数、天然气泡沫注入流速、起泡 剂质量浓度,对应的极差分别为20.770,15.304, 10.452,10.234,9.472。

2.1 流度控制能力影响因素

2.1.1 稳泡剂质量浓度

由稳泡剂质量浓度对天然气泡沫体系流度控 制能力的影响(图2)可见,在其他因素水平一致的 情况下,天然气泡沫体系的流度控制能力随DG质 量浓度的增加而增加。DG对天然气泡沫体系稳定 性的影响表现在:①DG可增加天然气泡沫体系液 相的表观黏度,从而有利于泡沫稳定性的增强。天 然气泡沫析液速率与液相表观黏度呈反比[13,15-17]。 天然气泡沫体系液相表观黏度的增加会减缓天然 气泡沫析液速率,即降低液膜的薄化速率,使得天然 气泡沫体系在渗流的过程中,其液膜保持一定的厚 度,可以保证其稳定性。②在天然气泡沫体系溶液 中,APG-10与DG存在一系列相互作用。DG的分 子中含有大量的羟基、羧基等亲水基团,DG分子可 以在气-液界面及溶液中与起泡剂 APG-10 亲水基 发生氢键作用[18-20],液膜的强度得以增强。在天然 气泡沫体系溶液中DG质量浓度越高,与APG-10发 生相互作用的分子数量越多,液膜强度也就越高。 天然气泡沫在多孔介质中运移时,液膜能承受的极 限毛细管力越大,天然气泡沫更容易稳定,形成更 强的封堵。③在多孔介质中运移时,天然气泡沫液 膜贴着孔喉前进,天然气泡沫体系溶液中的DG容 易吸附在岩石表面,在天然气泡沫体系建立流度控 制的同时,DG可使孔喉半径和驱替相渗流通道的 流动半径减小,在整体上降低天然气泡沫体系的流 度,提高天然气泡沫体系的流度控制作用。基于以 上分析,确定最优的稳泡剂质量浓度为400 mg/L。





2.1.2 含油饱和度

由含油饱和度对天然气泡沫体系流度控制能 力的影响(图3)可见,在其他因素水平一致的情况

下,随着介质内含油饱和度的增加,天然气泡沫体 系的流度控制能力呈线性下降的态势。其原因是, 天然气泡沫的流度控制能力与泡沫在多孔介质中 的稳定性相关。随着含油饱和度增加,天然气泡沫 在多孔介质中的稳定性变差。泡沫在注入油层 后[21-26],会不可避免地与油层中的原油发生接触,原 有的气-水两相系统变成油-气-水三相系统。为了 降低油-水界面的Gibbs自由能,此时需要有部分起 泡剂分子由气-水界面传至油-水界面,从而导致 气-水界面膜上的起泡剂分子数量减少。天然气泡 沫在多孔介质中运移[23-24],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在此 过程中不断有泡沫破灭和生成。当泡沫在多孔介 质中与油发生接触时,泡沫变得极其不稳定,此时 泡沫的生成速率小于泡沫的破灭速率,多孔介质中 的泡沫总含量减少,气泡在孔喉中发生 Jamin 效应 的几率下降,泡沫的流度控制能力变弱。因此,含 油饱和度越低越好。



Fig.3 Effect of oil saturation on fluidity control ability of natural gas foam system

2.1.3 天然气泡沫体积分数

由天然气泡沫体积分数对天然气泡沫体系流 度控制能力的影响(图4)可见,在其他因素水平一 致的情况下,天然气泡沫体系的流度控制能力随着 天然气泡沫体积分数的增加,出现了先增加后减小 的趋势,这与ALZOBAIDI等研究^[17]所得到的趋势是 相同的。泡沫体系的流度控制能力在天然气泡沫 体积分数为50%时开始增加,增加至70%时在多孔 介质中的阻力系数达到最大值。当天然气泡沫体 积分数大于70%时,随着天然气泡沫体积分数的增 加,泡沫流度控制能力逐渐减弱。在渗透率为100 mD的多孔介质中,天然气泡沫的临界体积分数为 70%。

在多孔介质渗流过程中,泡沫的液膜主要受到



Fig.4 Effect of volume fraction of natural gas foam on fluidity control ability of natural gas foam system

2个力的作用:①维持液膜厚度不变的分离压。② 孔喉施加给液膜的毛细管力。气相组分在一定范 围内增加,有利于激发天然气泡沫体系的发泡性 能,产生的气泡数量更多,发生Jamin效应的几率也 会提高;另外,气相比例增加,可以增加泡沫黏度, 泡沫流体可以有效降低气相和液相的流度。随着 气相比例在达到临界天然气泡沫体积分数后,继续 增加,泡沫受到的毛细管力将急剧增加,更大程度 地压缩泡沫厚度,破坏泡沫液膜的稳定性,气泡彼 此之间更容易发生聚并现象,气泡数量及其强度都 发生下降,泡沫的流度控制能力降低。

在泡沫驱的过程中临界天然气泡沫体积分数 受到多种因素影响。如起泡剂和稳泡剂的种类和 质量浓度、多孔介质渗透率及孔喉尺寸。根据FAR-AJZADEH等的研究结论^[25-26]可得,泡沫中液相饱和 度越小,泡沫受到多孔介质孔喉的毛细管力越大。 当泡沫液相饱和度小于某临界值时(即天然气泡沫 体积分数增大至临界值时),所受到的毛细管力将 快速增加至一个较大值。若泡沫体系液膜强度高, 泡沫可以承受较高的毛细管力,临界天然气泡沫体 积分数会更大;泡沫体系液膜强度较低时,泡沫可 以承受的毛细管力较低,临界天然气泡沫体积分数 将减小。另外,当多孔介质的渗透率有所上升时, 由于内部的孔喉直径较大,根据Laplace方程,多孔 介质施加给泡沫液膜的毛细管力减小,此时泡沫内 部的气相比例可以进一步提高才能达到泡沫的临 界天然气泡沫体积分数;而对于低渗透多孔介质, 由于内部孔喉直径较小,气泡在通过孔喉时需要克 服介质内巨大的毛细管力才能向前运移,对于组成 相同的天然气泡沫,气泡在低渗透介质内的稳定性 要弱于高渗透介质,此时提高天然气泡沫体积分数 很容易达到临界值^[27-28]。

2.1.4 起泡剂质量浓度

由起泡剂质量浓度对天然气泡沫体系流度控 制能力的影响(图5)可见,在其他因素水平一致的 情况下,随着起泡剂质量浓度的增加,天然气泡沫 体系的流度控制能力先是快速增加,当起泡剂质量 浓度大于4000 mg/L时,随着起泡剂质量浓度的增 加,流度控制能力增速较慢。天然气泡沫在多孔介 质中运移时,起泡剂的损耗主要表现在2个方面:① 气体与液体在多孔介质中混合,在运移时产生新的 泡沫[25],生成更多的气-液界面,大量起泡剂分子吸 附至界面上以维持液膜强度。②液膜紧贴着孔 喉^[29],界面上的起泡剂分子极易吸附到地层表面 (图6)。当起泡剂质量浓度高时,液膜表面的起泡 剂分子减少,为了维持天然气泡沫液膜表面的稳定 性,溶液中起泡剂胶束解体,来补充液膜表面的起 泡剂分子,使得气泡在向前运移的过程中始终保持 较高的强度,能在多孔介质中稳定存在,此时,天然



Fig.5 Effect of mass concentration of foaming agent on fluidity control ability of natural gas foam system





气泡沫生成的速率高于其破灭速率。多孔介质中 将累积更多的天然气泡沫,泡沫在多孔介质中发生 Jamin效应的几率上升,流度控制能力增强。当起 泡剂质量浓度较低时,溶液中没有足够的起泡剂分 子来补充液膜上起泡剂的损失,泡沫在多孔介质中 运移时液膜强度较低,气泡在介质内部的生成速率 低于其破灭速率,多孔介质中无法累积过多的泡 沫,流度控制能力差。基于以上分析,确定最优起 泡剂质量浓度为6000 mg/L。

2.1.5 天然气泡沫注入流速

由天然气泡沫注入流速对天然气泡沫体系流 度控制能力的影响(图7)可见,随着天然气泡沫注 入流速的增加,天然气泡沫驱的阻力系数先增加后 减小。在天然气泡沫注入流速为1~4 mL/min时,泡 沫体系的流度控制能力逐渐增加,在4mL/min时达 到最大值,后逐渐减小,在ALZOBAIDI等^[17]的研究 中也出现了类似于文中的先剪切增稠后剪切变稀 的现象。在一定范围内增加天然气泡沫注入流速 有利于气相和液相的充分混合,从而生成更多的气 泡,提高泡沫流体的流度控制能力。在天然气泡沫 注入流速较低时,随着注入流速的增加,天然气泡 沫在多孔介质中的剪切速率增加,有利于生成更多 的泡沫,产生的Jamin效应更强。但是,由于泡沫是 一种假塑性流体,在多孔介质中流速增加会产生剪 切稀释的现象。当注入流速过大时,泡沫在多孔介 质中快速运移,气泡液膜在被不断拉伸和挤压的状 态下通过孔喉,气泡很容易被多孔介质的毛细管力 所破坏,直至最后消失,容易造成泡沫气液分离。



gas foam system

因此在天然气泡沫注入流速过大时,泡沫稳定性变差,流度控制能力降低。

2.2 最优体系和最佳注入参数的验证实验

基于天然气泡沫体系流度控制能力分析,得到 天然气泡沫最优的配方为6000 mg/L APG-10+400 mg/LDG,最佳注入参数为天然气泡沫体积分数为 70%,天然气泡沫注入流速为4mL/min。从图8可 以看出,在最优体系和最佳注入参数下,渗透率为 100 mD的多孔介质中注入天然气泡沫,最大阻力系 数为57.04。最优组流度控制能力优于全部正交方 案的单组实验。天然气泡沫在多孔介质中的注入 压力呈现波动式快速上升。在注入量为12 PV时, 注入压力开始趋于平稳;在注入量为15 PV时,达到 最大值4.47 MPa。在开始注入天然气泡沫时,泡沫 被多孔介质中的液相稀释,同时液膜表面上的起泡 剂分子吸附到多孔介质表面,此时液相中的起泡剂 质量浓度降低,液膜强度降低,流度控制能力差;在 不断的注入过程中液相中起泡剂质量浓度不断增 加,天然气泡沫液膜强度增加,流度控制能力增强; 在注入15 PV后,起泡剂分子在多孔介质表面吸附 饱和,此时驱替压力不再增加。在后续水驱的过程 中,注入压力开始出现小幅度上升,后注入压力快 速降低,到注入22 PV后注入压力缓慢下降。在后 续水驱中,水不断稀释多孔介质中的起泡剂,导致 天然气泡沫液膜强度变低,稳定性变差,流度控制 能力减弱。



图 8 正交试验最优方案泡沫驱及后续水驱压力变化情况 Fig.8 Changes in injection pressures of foam flooding and subsequent water flooding in optimal method of orthogonal experiments



由天然气泡沫体系阻力系数的变化(图9)可见,当多孔介质渗透率为8.09 mD时,天然气泡沫体





系在注入的过程中遇到了注入性的问题,随着天然 气泡沫注入量的增加,注入压力快速增加,在尾端 出水速率远小于注入速率,采出液中没有明显的泡 沫,泡沫在低渗透多孔介质中无法稳定存在。在注 入量到达13 PV时注入压力高达8.45 MPa,并且压 力未出现增速变缓的趋势。天然气泡沫在渗透率 为8.09 mD的多孔介质中,残余阻力系数也是最低 的。主要是在渗透率较低的多孔介质中孔喉半径 较小,根据Laplace方程,泡沫半径越小,泡沫所受到 的压差越大,泡沫越不容易在多孔介质中稳定存 在。在后续水驱的过程中,天然气泡沫不能把气体 圈闭在多孔介质中,导致残余阻力系数过低。在天 然气泡沫驱替阶段压力的标准偏差仅为0.07,驱替 压力波动小, Jamin 效应不明显。在渗透率较低的 多孔介质中,天然气泡沫受到的毛细管力较大,生 成的泡沫不稳定,在渗流的过程中生成泡沫的速率 远小于泡沫破灭的速率,多孔介质中天然气泡沫数 量减小(图9c),发生Jamin效应的几率减小,难以建 立起有效的渗流阻力。在注入天然气泡沫时,泡沫 的注入压力呈现波动式的快速上升,在注入天然气 泡沫10 PV 以后,注入压力趋于平稳且在一定范围 内波动。

随着渗透率的增加,泡沫在多孔介质中建立的 阻力系数、残余阻力系数以及压力的标准偏差都呈 现出相似的上升趋势。渗透率为8.09~566.2 mD时, 阻力系数与标准偏差增长趋势缓慢;渗透率为 566.2~2 843.9 mD时,阻力系数与标准偏差快速增 长;随着渗透率的增加,采出液中泡沫增加(图9c), 并且产出液中泡沫干度变小,泡沫在高渗透多孔介 质中可以稳定存在并且运移到尾端。在渗透率较 高时,多孔介质中泡沫含量高,且泡沫可在多孔介 质中稳定运移,发生Jamin效应几率大。阻力系数 与标准偏差趋势相似,这进一步验证了标准偏差在 描述驱替过程中阻力系数波动幅度的准确性。

在渗透率为2843.9 mD时,阻力系数最高达 238.64,残余阻力系数最高达102.27(表4)。天然气 泡沫在高渗透多孔介质中能建立起有效的封堵,在 渗透率较高的多孔介质中,孔喉半径较大,泡沫能 在多孔介质中稳定存在。天然气泡沫在多孔介质 中生成的速率大于其破灭的速率,泡沫在多孔介质 中积聚,发生Jamin效应的几率增加,能建立起有效 的流度控制。在渗透率较高的多孔介质中,天然气 泡沫较多,泡沫发生暂时性封堵的几率增加,导致 泡沫在多孔介质中封堵、积聚、变形、突破的循环次 数增加,泡沫的阻力系数标准偏差变大。在多孔介 质中,孔喉越大天然气泡沫受到的毛细管力越小, 在液膜强度相同(泡沫配方相同)的条件下,受到的 毛细管力越小泡沫越稳定。在后续模拟地层水驱 的过程中,多孔介质中吸附的起泡剂分子逐渐减 少,泡沫液膜的强度逐渐减小。在渗透率较高的多 孔介质中,孔喉半径大泡沫受到的毛细管力较小, 泡沫稳定性更好,压力下降较慢。

表4 天然气泡沫体系在不同渗透率多孔介质 的流度控制能力

Table4 Fluidity control ability of natural gas foam system in porous media with different permeability

渗透率(mD)	阻力系数	残余阻力系数
8.09		3.13
63.69	11.72	3.75
127.4	57.03	6.25
339.7	74.99	9.17
566.2	83.33	17.36
727.9	93.75	25.00
1 019.8	117.50	51.25
2 183.8	160.71	88.39
2 843.9	238.64	102.27

3 结论

对天然气泡沫的流度控制能力进行了探索,探 究了不同因素对泡沫流度控制的影响。不同因素 对于天然气泡沫流度控制能力影响的重要性由大 到小依次为:稳泡剂质量浓度、含油饱和度、天然气 泡沫体积分数、天然气泡沫注入流速、起泡剂质量 浓度。最优的配方及注入参数为:6000 mg/L APG-10+400 mg/L DG,天然气泡沫体积分数为70%,天然 气泡沫注入流速为4 mL/min。

对最优体系以及最佳注入参数进行验证实验, 在渗透率为100 mD的多孔介质中阻力系数最大为 57.04。

对最优的配方以及注入参数来说,在不同渗透 率的多孔介质中,当渗透率较低时,泡沫难以在多 孔介质中生成以及稳定的存在,无法进行有效的流 度控制。随着渗透率的增加泡沫的流度控制能力 越强,在渗透率为2843.9 mD时阻力系数为238.64。 阻力系数与标准偏差随渗透率的变化趋势相似,证 实标准偏差在描述驱替过程中阻力系数的波动幅 度具有准确性。

可进一步研究泡沫对不同渗透率级差地层剖

面的改善能力以及泡沫驱提高采收率能力。

符号解释

A——岩心横截面积, cm²; K——渗透率,D; L---岩心长度, cm; *m*₀——岩心干重,g; m1---岩心湿重,g; *n*——样品数量; PV---岩心孔隙体积,mL; Δp ——压差, MPa; Δp1---泡沫驱平衡压力, MPa; Δp_2 ——注水平衡压力, MPa; Q---液体流量,mL/min; Q_{ix}, Q_{\neg}, Q_{x} ——液体流量、气体流量、注水流量, mL/ min; *RF*——阻力系数; x;——样品数值; *x*——样品算术平均值; μ---液相黏度,mPa·s; ρ ——模拟地层水密度,g/L; ——种度量数据分布离散程度的标准偏差。

参考文献

- [1] 王曦.CO₂泡沫体系性能评价及驱油实验研究[J].油气地质与 采收率,2020,27(1):69-74.
 WANG Xi. Performance evaluation and oil displacement experiment study of CO₂ foam system[J].Petroleum Geology and Recovery Efficiency,2020,27(1):69-74.
- [2] 王健,吴松芸,余恒,等.CO₂泡沫改善吸水剖面实验评价研究
 [J].油气藏评价与开发,2018,8(4):22-25.
 WANG Jian, WU Songyun, YU Heng, et al. Effect of CO₂ foam on water absorption profile improvement [J]. Reservoir Evaluation and Development,2018,8(4):22-25.
- [3] 刘影,刘永建,范英才,等.蒸汽驱开发后期热空气泡沫复合驱 油研究[J].特种油气藏,2018,25(4):118-122.
 LIU Ying, LIU Yongjian, FAN Yingcai, et al. Study on hot airfoam combination flooding system in the late stage of steam flooding[J].Special Oil & Gas Reservoirs,2018,25(4):118-122.
- [4] 李士伦,汤勇,侯承希.注CO₂提高采收率技术现状及发展趋势
 [J].油气藏评价与开发,2019,9(3):1-8.
 LI Shilun, TANG Yong, HOU Chengxi. Present situation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CO₂ injection enhanced oil recovery technology[J].Reservoir Evaluation and Development,2019,9(3):1-8.
- [5] 刘双星,彭勃,刘琦,等.驱油用CO₂泡沫体系粒径对其性能影响研究[J].油气藏评价与开发,2020,10(3):33-38.
 LIU Shuangxing, PENG Bo, LIU Qi, et al.Study on impact of particle size of CO₂ foam system for flooding on its performance [J].
 Reservoir Evaluation and Development, 2020, 10(3):33-38.
- [6] 邢晓璇.泡沫驱微观驱油机理及驱油效果[J].油气地质与采收

率,2020,27(3):106-112.

XING Xiaoxuan.Microscopic displacement mechanism and oil displacement effect of foam flooding [J].Petroleum Geology and Recovery Efficiency, 2020, 27(3): 106–112.

- [7] 李松岩, 王麟, 韩瑞,等. 裂缝性致密油藏超临界 CO₂泡沫驱规 律实验研究[J]. 油气地质与采收率, 2020, 27(1): 29-35.
 LI Songyan, WANG Lin, HAN Rui, et al. Experimental study on supercritical CO₂ foam flooding in fractured tight reservoirs [J].
 Petroleum Geology and Recovery Efficiency, 2020, 27(1): 29-35.
- [8] 蒲万芬,彭陶钧,龚蔚,等.自生泡沫驱油机理研究[J].大庆石 油地质与开发,2008,27(2):118-120.
 PU Wanfen, PENG Taojun, GONG Wei, et al.Mechanism study of self-generating foam displacing oil[J].Petroleum Geology & Oilfield Development in Daqing,2008,27(2):118-120.
- [9] 邹高峰,舒志国,郑爱维,等.超微CO₂泡沫制备与表征[J].大 庆石油地质与开发,2020,39(4):128-134.
 ZOU Gaofeng, SHU Zhiguo, ZHENG Aiwei, et al. Prepar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the ultra-micro CO₂ foam[J]. Petroleum Geology & Oilfield Development in Daqing, 2020, 39(4):128-134.
- [10] 张贤松,王其伟,宋新旺,等.孤岛中二区 28-8 井注强化氮气泡 沫研究[J].油田化学,2005,22(4):366-369,384.
 ZHANG Xiansong, WANG Qiwei, SONG Xingwang, et al.Polymer enhanced nitrogen foam injection for EOR in well group GD2-28-8 of Gudao, Shengli: Laboratory study and preliminary results[J]. Oilfield Chemistry,2005,22(4):366-369,384.
- [11] 付继彤,张莉,尹德江,等.强化泡沫的封堵调剖性能及矿场试验[J].油气地质与采收率,2005,12(5):47-49.
 FU Jitong, ZHANG Li, YIN Dejiang, et al. The performance of plugging and profile control and field experiment of enhanced foam [J]. Petroleum Geology and Recovery Efficiency, 2005, 12 (5):47-49.
- [12] XU L, DONG M Z. Synergy of surface-treated nano-particle and anionic-nonionic surfactant on stabilization of natural gas foams [J].Colloids and Surfaces A, 2018, 550(4):176-185.
- [13] 雷自刚,孟祖超,朱珍珍,等.固体酸催化合成C₁₂₋₁₄烷基糖苷及性能测定[J].化工技术与开发,2019,48(10):19-21,63.
 LEI Zigang, MENG Zuchao, ZHU Zhenzhen, et al. Catalytic synthesis of C₁₂₋₁₄ alkyl glycoside by solid acid and its performance determination[J].Technology & Development of Chemical Industry,2019,48(10):19-21,63.
- [14] 赖南君,闻一平,乔东宇,等.生物多糖在高温高盐油藏聚合物 驱的可行性探索[J].精细化工,2020,37(4):841-852.
 LAI Nanjun, WEN Yiping, QIAO Dongyu, et al.Study on the feasibility of biological polysaccharides in polymer flooding in high temperature and high salinity reservoirs [J]. Fine Chemicals, 2020,37(4):841-852.
- [15] 魏鹏.生物多糖类强化泡沫体系稳定机理及驱油特性研究 [D].成都:西南石油大学,2019.

WEI Peng.Investigation on the foam stability mechanism and oildisplacement characteristics of biological polysaccharides enhanced foam[D].Chengdu:Southwest Petroleum University, 2019.

[16] PUGH R J.Foaming, foam films, antifoaming and defoaming [J]. Advances in Colloid and Interface Science, 1996, 64: 142–171.

- [17] ALZOBAIDI S, DA C, TRAN V, et al. High temperature ultralow water content carbon dioxide-in-water foam stabilized with viscoelastic zwitterionic surfactants[J].Journal of Colloid Interface Science, 2017, 488:79-91.
- [18] WEI P, PU W, SUN L, et al. Role of water-soluble polymer on foam-injection process for enhancing oil recovery [J]. Journal of Industrial and Engineering Chemistry, 2018, 65:280-289.
- [19] TONG L J, BAO M T, LI Y M, et al.Interfacial dynamic and dilational rheology of polyelectrolyte / surfactant two-component nanoparticle systems at air-water interface [J]. Applied Surface Science, 2014, 316: 147-154.
- [20] PETKOVA R, TCHOLAKOVA S, DENKOV N D. Foaming and foam stability for mixed polymer-surfactant solutions: effects of surfactant type and polymer charge[J].Langmuir, 2012, 28(11): 4 996-5 009.
- [21] ZHANG G, WANG P, SONG G.Study on enhanced oil recovery by multi-component foam flooding [J]. Journal of Petroleum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2019, 177:181–187.
- [22] JONES S A, VAN DER BENT V, FARAJZADEH R, et al.Surfactant screening for foam EOR: Correlation between bulk core-flood experiments [J]. Colloids and Surfaces A: Physicochemical and Engineering Aspects, 2016, 500: 166–176.
- [23] OSEI-BONSU K, GRASSIA P, SHOKRI N. Investigation of foam flow in a 3D printed porous medium in the presence of oil[J].Journal of Colloid and Interface Surface, 2017, 490:850–858.

- [24] SIMJOO M, REZAEI T, ANDRIANOV A, et al. Foam stability in the presence of oil: effect of surfactant concentration and oil type [J]. Colloids and Surfaces A: Physicochemical and Engineering Aspects, 2013, 438: 148–158.
- [25] FARAJZADEH R, ANDRIANOV A, KRASTEC R, et al. Foam-oil interaction in porous media: implications for foam assisted enhanced oil recovery [J]. Advances in Colloid and Interface Science, 2012, 183:1-13.
- [26] KAHROBAEI S, FARAJZADEH R.Insights into effects of surfactant concentration on foam behavior in porous media[J].Energy & Fuels, 2019, 33(2):822-829.
- [27] DA C, ALZOBAIDI S, JIAN G, et al. Carbon dioxide/water foams stabilized with a zwitterionic surfactant at temperature up to 150 °C in high salinity brine [J].Journal of Petroleum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2018, 166:880–890.
- [28] LI B, LI H, CAO A, et al. Effects of surface concentration on foam texture and flow characteristics in porous medium [J].Colloids and Surfaces A, 2019, 560(3):189–197.
- [29] JONES S A, LASKARIS G, VINCENT-BONNIEU S, et al. Effects of surfactant concentration on foam: foam coreflood experiments to implicit-texture foam-model parameters [J]. Journal of Industrial and Engineering Chemistry, 2016, 37(6): 268–276.

编辑 刘北羿